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

13
3426
5



門 13
號 3426
卷 5

韓子解詁卷之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八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已故

內日上刊有第三十字連

七術上刊有第三十字連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舞其
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助政補張榜曰儲說六篇
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
誦以後班固賈逵傳藝遂為懸珠體則濫觴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寄
野村 堅 贈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衆端內篇

參觀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舊注端首二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一字

曰必罰明威三日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讀一聽責之而

非旧注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五日疑詔詭使讀以疑事詔

守其聽不疑貳也旧注疑危而制六曰挾知而問增挾我所

也七曰倒言反事旧注或倒其言或反其此七者主之所用

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原旧注不參則偏聽聽有門戶所讀言君

唯一人猶家所則臣壅塞原旧注各聽其所後若其說在侏

儒之夢見寵旧注侏儒夢寵言寵有一人煬焉哀公之稱莫

衆而迷原旧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畫黨故齊

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旧注齊王尊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疑則審同朋黨故曰亡其半也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

聽注五說當移在哀公上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專聽豎牛故

身餓死而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原旧注荆俗不言入楚故

新序江乞並作江乙策注魏嗣公侯之子也秦疑其号曰君

欲治不知原旧注謂不故使有敵原旧注忠其所貴臣妾擁

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原旧注

更甚也讀注二擁字壅同而察一市之患原旧注雖一市

猶未可信况三人乎而察一市之患原旧注雖一市

參觀

陳本置之，觀
章頭下，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法吏以嚴斷，增吏疑更。故仲尼說隕霜，原注：仲

尼對哀公，隕霜不殺，而殷法刑在灰，將行去樂池。原注：將

行官名，如法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熱，故去之。言辭樂池

而相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田犯重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麗

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而積澤之火不救。原注：積澤

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之積澤

以不行之法，故也。成驩以人，而積澤之火不救，之積澤

增成歡，蓋載驩也。注：歡驩，慎讀。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皮以

也。讀言以魏王為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原注：管仲

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增：則公知之，故買晉靡。原注：公亦知國

當必罰，有晉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謀之，案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必罰二

賞譽。讀重而賞也。薄而謾者，下小用。原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

輕矣。其說在文子。原注：文子大道上云：術者人君之所密用，下

獸鹿。原注：獸鹿唯就薦草。故越王焚官室。原注：焚其宮

以賞罰於救火，而其起倚車轅。原注：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

斷訟以射。原注：射者理也。增注：善射者，合作善中者。宋崇門以毀

死原曰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勾踐知之故式怒舊注勾

賞可以招人故昭侯知之故藏幣舊注拾蠶握蠶而不懼厚賞之使人為責舊注也

孟賁專諸古之勇士婦人之拾蠶舊注拾蠶握蠶而不懼漁者之握蠶舊注拾蠶握蠶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

也之效是以效之讀此三子句言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一聽之過也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注皆以

不混散也前則愚智不分故比云一聽則愚智必分責下則

人臣不參原曰注下之材能參禱其說在索鄭原曰注魏王

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圓云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

可謂與吹竽原曰注濕商吹竽是責下故令得恭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省為嘗原曰注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

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

嘗試於王注嘗亦試也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

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

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

意終不敢為效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原曰注謂此得主之

散讀原曰注謂此得主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問之他人不敢言其私矣
猶舊正字通私字條引此注下知下有為字舊下有也字
以寵敬還公大夫原注：此注：寵敬使市者不為故還大夫而
營子書多有而戴驩詔讀詔令也視輶車原注：戴驩欲知奉周
主亡玉簪原注：周主故亡玉簪商太宰論牛矢原注：商太
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增傳文矢作屎商宋也太宰蓋戴驩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字曰：智當作知下注同案上文作知
苗之令是也舊注：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
智也增不知者至即知南門外黃犢食甜而禁之而昭侯所
所不知者皆化而發露矣別本注：至深智事則諸隱匿深智一
物衆隱皆變原注：言挾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及得以用其欺是若不若深知物則智有所精

而衆陰皆變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舊注於其說在昭侯
物質之能深則衆陰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之握原注：龍左右之識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原注：必審南

門之牛犯苗而三鄉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原注：羣臣懼

上皮車原注：使使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事猶使

西門豹詳通遺轄原注：詳傳文作伴遺猶失也○注：謀詳訛

挾智六

倒言及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舊注：倒錯其言不為故陽山

謾膠堅原注：舊注：謾膠堅知君疑已案舊判注已作也膠姓

淖齒為秦使原注：使知君惡已秦齊人欲為亂原注：君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原曰注謬言白馬子產離訟者原注分離訟者

嗣公過關市原曰注知過者之輪

右經別本不

傳一注九事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讀踐言夢有驗也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紘注燭照也一物

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人君兼燭國人諸本難四不能四字擁也增壅同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對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曰注此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曰注舉事不與衆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曰注一人知之

執乎李孫者十三字句舉魯國讀言盡化為原曰注舉國既化

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曰注境內之人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六

太平御覽
作水神

太平御覽
作水神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益章曰章子增說誤漢聘魯哀公晏子春秋問曰語曰莫三

志注晏子名嬰謚平仲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李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一言謂其言於李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恐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原

立之焉有間間以選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原曰注首信

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原曰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為利而

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

盡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曰

疑然後謀增曰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讀疑也者兼上句而言為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曰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注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七

文半也

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原旧注無致疑劫

主者固猶素也或曰亡其半者也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

篡殺者無人疑故也案殺當作弑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壬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山云一無君賜之玉環壬已

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逐神

任奔齊

正評無使
堅之字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

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

逐之丙出之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

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作殺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山云當作大慘按慘辱也莊子

此不參之患也出左傳昭三年陳深曰叙事不及左

江乙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倍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楚葉有

字然則若白公之亂葉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奔鄭鄭

劫惠王得無危乎公得注不其言人惡則白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注原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見衛君索隱魏

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

世姬荀子注作池姬池姓陳有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曰注賤不下偏

上得罪必坐於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曰注今兩受勢重則其益樹壅塞之臣也

嗣君之壅乃始與公子同歸傳始始也

夫矢來有鄉原曰注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曰注

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

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蒞也原曰注言君亦嘗

防疑則字恐羨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龐恭

下文作龐敬見魏策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及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

陳源曰皆言謀罰必而人不犯

傳二

原注凡十一事董闕于為趙上地守

蓋晉陽

行石邑

廖文英曰行巡覽按視也

山中澗深峭如牆

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澗牆作廡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

讀言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

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文選

嘗有

對曰無有曰嬰兒

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名始生曰嬰嬰胸前抱之胸乳養

故曰

癡聾

文選注

狂悖之人

文選注

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丁喟然人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

舊注

之無赦

文選注引

猶入澗之必死也

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選注作民

何為不治之

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慈人

夫火形嚴

以其猛

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

一曰故字

子產死游吉不忍行

作肯嚴刑鄭以年相率為盜處於糞澤

左傳昭

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

率帥

一日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亦見左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云傳三十三年十月有二月實霜不殺菽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實霜殺菽按舊刊作桃李何為記此仲尼

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宐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

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君人曰作人君曰注言人君失道入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山潘云漢志秦

缺為政以弃灰於道必以人必關故設黥刑以絕其子

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

人原旧注灰塵播揚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原旧注因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也而無離

所惡刑罰也此治之道也也字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

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原旧

酷也讀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也殺悉也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陳深云聖世立法不宐有此然記曰

抵尚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

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伍中道而

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

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

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原旧注言在客之以讀少客言客

中少年也增少客猶言下客趙策

尊虞商為大客。夫從以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實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威利足以使人。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趙本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作重輕罪不自來。舊注不犯輕者自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輕刑去重刑。增當作以重刑去輕刑。

遷評接上文不

荆南之地。荀子揚南注麗水之中。揚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糖生金人荀子多竊采金采金之

禁得批點本禁字句荀注而輒辜磔於市。荀子正論斬斷枯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醢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歟。辜即枯也。又引甚衆壅離離通設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人離此文

又設字

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而輒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罪。故今有於此。脫人字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

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

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言為政當必罰。曰刑脫雖予之三字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賞之

魯人燒積澤管子注獵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救火者盡賞之字惠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

行賞旧刊賞作當增猶充也言雖悉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關入禁

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今未下遍而火已救

矣迂評作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有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原旧注太仁則縱之驕奢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內此亡國之本也夫為人

必以一系不斷為主德成驩知之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切且安至讀且將也

安何也言

慈惠成功能對曰王之勿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也亦

可乎劉頊溪曰言太慈足以取亡迂評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亦惟之屬軍中以遮敵望也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

於是以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

者讀喪主也山云當掌通音相喪夫戮死增死互無名罪當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軍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原

注魏襄王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衛葉下衛嗣

其失政廢刑耻吾盜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原山注左氏

衛地缺增外備右上吳起衛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讀王指衛君疑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原曰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大刑故無小伊訓爾惟德罔小萬法不立而誅不必原曰注

不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表注衛嗣君平

迂評香上有一

禮漢藝
文志文
子尹文
田子非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官，則有伐吳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之為也。按當作八事。

傳三原注：凡十三事，皆言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章：若

如猶似也。如臣者，論語加我數年，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見西陽雜俎。如臣者，論語加我數年，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原注：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友，又云：牛馬之就山，藪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吳越春秋大夫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

死，增山云：者死，倒讀。比，外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比之罪。舊刊作人塗其體被濡衣，讀以泥

水濡衣而被之，皆赴火者。舊刊作左三千人右三千人，讀左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

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障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注：亭於是乃倚袁孝政引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袁孝政引此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恐脫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復賜之。如

大夫與卿之屬

地守人作
民下皆同
的作約注
音標令下
間有且字
射及作方
故也問有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

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有李悝三十三篇李悝相魏文侯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旧注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巧也

宋崇門巷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宋君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歿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歿也出見怒鼃讀謂遇蛙乃

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

物見敵而有怒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

之足以勸旧刊人矣人矣原旧注譽於勇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則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旧刊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劉冠新論
越王勾踐
好勇而
關雉
或曰
傳
坤雅
怒鼃

自到必以其頭獻者割也故越王將復吳報而試其教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曰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少懼也

絕頭剝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功

甚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式怒蛙以

韓昭侯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下頓

一笑其能善不憂其不善勸頓有為笑有為笑今夫袴豈

特頓笑哉舊注頓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頓笑遠矣吾必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以矯弊

鱸似蛇蠶似蠅郭璞曰蠅似人見此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渙者握鱸利之所在則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賁之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了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

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
之廩食以數百人原曰注宣王歎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
一而聽之今按言人々而試之其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十字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日刊有疑已外市也原曰注請兵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曰注許不之
得而知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原曰注請若
日動貌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原曰注請若
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
功也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
所欲也恐言而未必申於王也王問申子曰語誰與而可對
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

三國兵
別提

趙卓韓龜曰子皆國之辨上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
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上以事申了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
大王三國兵至韓王增實作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張侯傳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且與之後寧將
復取事疑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增講構通和也對曰夫割河東大河之東人費也
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策注王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其去矣君特以三
城送之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
不講三國入也秦舊刊作三國也魏韓秦策三國攻秦函谷
攻秦秦昭九年秦策三國人不講此又不可講之悔也王入韓增入韓
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可講之悔也王入韓增入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八

正文也。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舊刊行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注王必大悔。若不講之。三國而國。則國必大舉矣。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定也。講矣。日注言講事斷定。增戰國策。王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三國。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主之術也。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陵在河東齊城無考。圓曰為吾悔也。為如字。猶若也。呂子異

寶。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聽。字法同。又魯語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晉語為後世之

並訓使也。注。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秋

徒之義言在。而已。原曰注廢上黨。弃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差者。弛移通用。弛。弛同。蓋言與趙以。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趙地見秦則邯鄲

中虱也。日注邯鄲以守上黨之兵歸東陽。王拱而朝天。王後者

者以兵中之。日注中。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刺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曰注今上黨

多也。似為要地矣。又煩刺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問

之辭也。設為二計。以試秦王。意所欲也。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去之也。委

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曰注公大夫亦遣為市。立有聞無以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旧注大夫雖告以

戴驩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增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輜車見有奉寄而與李史語者有問荀子注引李史受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專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及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太宰因誡使者以庶無敢告人

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

兵畧訓諸侯沮膽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爪金谷世雄

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九

二十

作蚤

作蚤

作蚤

作蚤

昭侯

侯以此此旧刊脱察左右之臣不誠不誠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使者皆非命之人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

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具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不務曲杖甚易得

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旧刊能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吏增御吏疑御史魏策安邑汚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以庶子佯愛之原曰注佯愛其妾注非以知御吏陰

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轎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原注凡六車陽山君相衛增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

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而言陽山君疑聞王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旧注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旧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去王知之注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志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旧注偽報有白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志追之報曰有子之

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山云使得一作得使知之作也旧注謂得此

衛嗣公上文作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屬卿按關市苛難之

因事關市以金與與衍關吏乃舍之世措本嗣公為

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

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媿遣之關吏大恐以嗣

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下篇末原本誤衍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母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

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譏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

右傳旧刊有

韓子解詁卷之九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下

六微旧刊有第
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
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
之評林此六事皆論權
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臣也言
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所
利各異而

臣必借外言
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六微

一

同借一

臣下勢相 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茅坤云是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進其說在老

聘之言失魚也趙世楷本注即與不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驚懷刷所以理髮謂之刷其患在管僮之諫厲公陳深曰

與州侯之一言讀其言也而燕人浴矢也生

權借一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患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乃猶云是以

茲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矣傳作禱祝也故戴歇議

批本

子弟而三桓劫昭公舊刊劫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

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人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曰

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讎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

人者猶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按

而季辛死日刊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剝費無忌傳文作無教

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志被誅故燒芻膚音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三

批本

人者猶水而夷射誅漢書古今人表注夷射姑師古曰射音

而季辛死日刊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剝費無忌傳文作無教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臣也增云尸必反

察之反平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及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被覆也

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譏其次增譏責也次言次當為尚

其大恐不得也文公髮繞灸而穰侯請立帝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死

有友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

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

子職傳文公子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

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威權匹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

之稱二好內外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以母寵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讀言察淫靡而成就之山璠人主

不察則敵廢置矣敵入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故文王資

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

宣言周策注集韻宣揚也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魏亡佯遺書而萇弘

歿用雞殺傳文作殺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去國賢人也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廟評風
以推借
各條頭
冠絲欄
施正文
知後人
添增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之敵
許偽嘗得
發見也
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

嗣公賜令蓆注今縣令傳文蓆作席○批本

廟攻七山璠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

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

上序六微無此章名何并序亦不言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

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

也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

賞則臣嚮喻老篇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喻老之以

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久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孫鑛

作尉批本云懷制難解尉想作尉釋名制者帥也帥髮長短

皆令上後也亦言瑟也制髮令上瑟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

也髮謂之制增懷愛也非則左右重久語懷制小資也況於吏勢乎

猶以成富言君寵而賂之以金玉故成富諫曰大臣貴重敵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原注二諫曰大臣貴重敵

主與主相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怨人

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

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右皆

州侯可謂態臣者也注楚襄王侯臣也引此無一左右字山

云楚宣王策江乞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如之圖云左右皆

王時鮑吳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上男未有室也見

未取妻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

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惑而易謂病

變易漢王子侯表樂平侯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

遠出其妻私有通上文作於士李突至張榜曰李突上在內

中閨中妻患之其室婦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曰令公

子指假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

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舊注云尿按五浴之季

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 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多於此數。子將以買妾

荆王。原作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舊刊作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

黨。讀黨其所宦之國。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穆公熱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傳昭九年呂子察微。魯三桓

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

氏之御。舊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存丘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公仲名明史策名後。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後為韓相國。因

內齊軍於鄭。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霍黃。古令人表作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和也。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及夫差。讀反報也增今天反。

夫差越語令將友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
種書曰雷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狗烹韓信亦云狡兔死良
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兔猶索隱曰
吳越春秋作郊免戰國策曰東郭逡海狡兔也殺之山云越
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
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也故曰同命雖書之
所當理為之慨歎耶然忠臣者憂國不顧身今不滅吳恐
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
禽楚人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
夫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
吳而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大夫種受書讀之大息而歎
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

越本注作大成牛讀經作大成牛越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
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
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申中

從趙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
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

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
在衛者相中而善於趙常刊作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密

也國策鮑注不顯也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

請行起以自重也

而別連上章

宋石魏

舊刊將也衛君名氏詳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戰戰必

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

也字

善者相

避也并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姓也秦有暴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舊州以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韓字

管仲注扶翼也臣長用魏子常舊州用韓

傳三注謂補二十條者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起怒而射姑獲免注惡害知邦君性急乃覆飲酒射姑醉而

取器仗殺射姑顛落火坑墜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邦君性急欲

定二年邦莊公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御飲於王醉甚而宿於

即門門者則跪跪即則者名外儲左下則危注則者此章云

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黜荀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增恐曰叱殺次秦榮文

去曾本此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志退及夷射

去刑跪因拾水即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獲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

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

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李辛與奚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微令人殺

爰寯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葉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

長善舞故名焉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

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若也猶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土問其

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主刊作與鄭袖美女三人

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恐脫因榆刀榆引而劓美人

一曰此條參閱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作

所喜而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兼有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

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

不已知也言非我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聞王臭王蓋

有臭疾今按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榆刀而劓美人原注此段至誅其私一

費無極極音荆令尹之近者也謂近郢宛新事令尹郢宛

云字子惡焦氏華乘晉郢缺郢古郢字漢有郢正晉有郢超

郢鑿圓云郢合作郢郢缺郢死與郢姓別趙策郢疵吳注勅

黎反孫木作郢說苑縞姚注元和姓纂郢已姓春陽氏之

後是郢郢縞可混而郢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葛

弘事劉文公是也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

為酒其家齊葉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 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郟宛

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山云無敬字 先亟

陳兵堂下及門庭死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

曰君殆讀殆語辭增逼危也左傳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

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七年見左傳昭二十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令虎牙將軍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此云誅之者非殺之行去魏

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

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

令夜燒芻廄經文廄作廄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王以廄之名音瞻索隱藏芻藁之處 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 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

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以庶子者官名者不見字疑行

知欲入愛於君者疑者字 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山馬梨石 濟

陽以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魏 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反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 臣請刺之君曰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

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也

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按倉廩以茅其屋舜當

令吏執敗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廩燒則其茅多賣

昭僖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

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令

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宰人頓首服死

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輟耕錄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

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

之時別提宰臣上炙髮統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統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鬚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一

淵鑑類

人曰尚

以爲有

六尚又有尚沐尚席皆占

音時亮及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及德明亦音平聲

新刊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曰晉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友令言勿再請炮人呼天呼天窮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惰臣者乎翳蔽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惰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

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王稱帝復皆稱下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

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

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君而奪之政見魯隱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

分為兩國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自殺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
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潘
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世本名揭桓公
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以子于鞮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名
咄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也商臣作亂

遂攻殺成王事在文元年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商臣為太子既

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為謂通左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芋而勿敬也太子聽

之聽從也江芋曰呼杜注發聲彼夫罵辭猶後世宜君王之欲廢也

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問能事也曰不能能

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

之字

曰大事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

謂弑君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謂官甲或曰營當作衛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杜注熊膳難熟不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

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之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遂刺

韓廙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闕止重於簡公

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二十二

棄之政

一作位非是二柄闕止作宰子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宋君而棄其政

孤突

見晉語

曰國君好內

讀內女色

則太子危好外

多嬖人也

則相室危

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與未生同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舊刊問紂而亂其

心增此條亦以陰謀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

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訓刊有曰以王之賢聖與

國之資厚願當作患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荆以為外用也謂為敵國之用也

善字有音又下文有善荆王左右

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錕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

哀公女樂哀公互作定公說見十過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讀為

家語作榮衆荀子宥坐作榮衆古相通哀公必舊刊必樂之必怠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

六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左

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山云

也曰甘茂以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之監門也大

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下策刻作

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作茂賢者也然則非

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攻所以能如此者楚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邵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五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楚國之大利也楚國之大利也

亂秦矣舊注共立一云公子赫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被王衣含杜若杜若香草尚書即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

策作公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以見愛幸長為貴卿

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柏舉之

敗囊尾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號字今從子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女樂六以榮榮惑之義其意而亂其政秦葉夫晉獻公欲伐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長弘書舊刊移長弘二謂叔向說死權

不亟以兵來因佯遺也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

為賈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

于晉與此異孫鑛曰長弘之死

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

八條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鄭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

鄭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也因為也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鬻之以雞狗孫本作猴經文作猴山曰平原君

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若照狀鄭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又音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

之魏王舊刊不置魏王二字魏王倘之趙乃輒還無備故被襲有備故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十六

鄭桓公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入陰窺也縣令有發焉發

臥蓐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日發蓐令相錯發有

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蓐之義山璠曰王

賜籍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籍籍章勞士之而席弊甚嗣

公御覽並作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御覽而

日刊有右傳二字

察以得臣

平維貞

橘良香

全校

韓子解詁卷之十終

